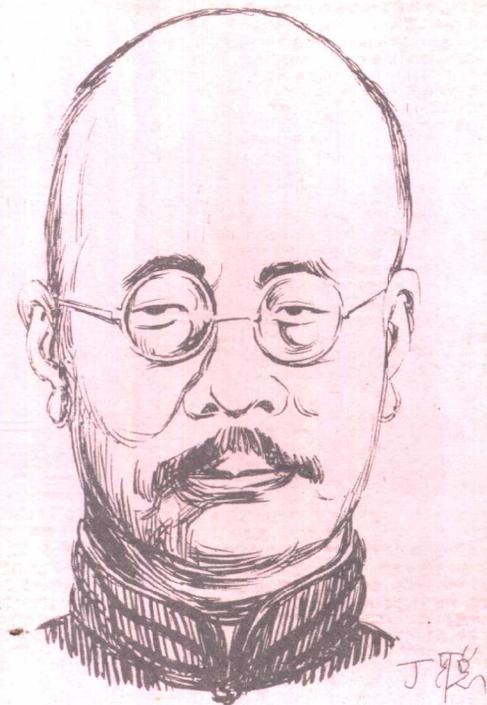


名人笔下的周作人



苦雨斋主

走近二十世纪文化名人丛书

刘绪源 编

周作人笔下的名人

东方出版中心

苦雨斋主

刘绪源
编

名人笔下的周作人
周作人笔下的名人

东方出版中心

说 明

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批准,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知识出版社(沪),自1996年1月1日起,更名为东方出版中心。

苦雨斋主——名人笔下的周作人 周作人笔下的名人

刘绪源 编

出版: 东方出版中心

(上海仙霞路335号 邮编200335)

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 昆山亭林印刷总厂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2.5

字数: 280千字 插页2

版次: 1998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1—8 000

ISBN 7-80627-253-4/K·13

定价: 20.00元

总序

季羡林

前不久,我在给一位老友的文集写的一篇短序中,提出了一个从来没有人提过的观点:回忆和怀旧能净化人的灵魂(katharsis)。大家一看就知道,这是受了古希腊的影响;但是,那里讲的是悲剧,我这里讲的是怀旧和回忆。最初,我对自己这个看法,虽然觉得新奇可喜,但也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从那以后,经常在思想中考虑这个问题,越来越觉得这是发前人所未发之覆,颇有点沾沾自喜之意。

试想,你如果怀念,回忆一个已经逝去的或者仍然健在的亲友,时光必将会把你拉回去一段时间,一年,两年,十年,甚至几十年,带你当年同这位亲人或朋友相聚的时候。到了现在,人虽已不在眼前,而他的音容笑貌必仍历历显现,他的隆情厚谊必仍能温暖你的心田。叹时光之流逝,惊沧桑之巨变,心动神移,往事如烟,低回难舍,灵魂震颤。这种回忆,这种感叹,这种低回,这种震颤,难道不足以净化你的心灵吗?根据我个人的经验,这种净化超过一切说教,超过一切义理。

更何况“走近20世纪文化名人”丛书中所收的都是名人回忆名人的文章。名人对名人的回忆,当然应当与一般人有所不同。文化名人一定是在文化领域内做出了特殊贡献的人物,他们回忆别人,或者被别人回忆,其惊心动魄的程度,当然

名人笔下的周作人
周作人笔下的名人

要超过一般人的怀念或回忆,从而回忆者或者甚至我们这些与回忆者或被回忆者无关的读者,读了这样一些文章以后,我们心灵被净化的程度当然也要超过一般了。

这是我对怀旧回忆所能够起的作用的看法,别人也许未必同意,而我却深信不疑。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和现代的典籍中有数量极大的回忆怀旧的文章。《昭明文选》中就有一些这样的文章,可以举出向子期的《思旧赋》和潘安仁的《怀旧赋》为代表。前者是思念友人的,后者是怀念岳父的,没有什么深奥的意义。但是,向秀和潘岳怀念故人的心情,却是十分动人的。向秀写道:“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惟古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栋宇存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潘岳写道:“今九载而一来,空馆阒其无人。陈荜被于堂除,旧圃化而为薪。步庭虎以徘徊,涕泫流而沾巾。宵展转而不寐,骤长叹以达晨。”这些词句描绘的都是怀旧者的悲痛的心情。这种心情虽然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但是真情流露,极能动人。我相信,它也能净化人的灵魂。

本丛书所收的文章,我虽然一篇也还没有能读过,但是,我相信,像向秀和潘岳者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不过,名人怀念名人,无论从哪个方面来写,都必有能净化我们心灵之处,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

现在,我们正处在 20 世纪的“世纪末”中,再过三年,一个新的世纪,甚至一个新的千纪,就将来到我们眼前。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这一个新的世纪完全是一个未知数,一个很大的问号。它将把人类带向繁荣昌盛,带给我们所急需需要的和平呢?还是带给我们现在无法逆料的灾难?现在无人能够回答。我们今天读一读 20 世纪文化名人的回忆名人的文章,我

们走近了他们。他们在 20 世纪的实际的经历或者心灵的经历,不管是长是短,是忧是喜,除了净化我们的灵魂之外,还将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一些灵感。这些启示和灵感必将对我们中能够在新的世纪中生活工作的人会有很大的好处。

是为序。

1997.6.3

周作人与回忆文

——编者序

选收在本书中的，有周作人的回忆文章 35 篇，他的同时代人或后生晚辈写的关于他的记叙和回忆文章 27 篇，涉及到本世纪几十位著名人物。

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鲁迅先生的二弟，“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重要的散文家、翻译家。曾任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教授。自号启明、知堂、药堂等，并以其斋名“苦茶庵”、“苦雨斋”等行世。日本侵华期间，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督督办等伪职。日本投降后，被国民党政府以叛国罪于 1945 年 12 月拘捕入狱，1949 年 1 月获保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北京从事有关鲁迅回忆资料的写作及日本和古希腊作品翻译；也写了不少散文，并留下一部很有价值的《知堂回想录》。周作人一生有大量作品行世，仅生前出版的自编文集就有 28 种之多，加上译著，数量更其惊人。

读周作人的回忆文，正如读他的字。他的书法是很有特点的，一眼望去，笨拙懒散，全不用力，仿佛一个既无根底又不认真的儿童随意涂出的字；但仔细辨识，慢慢咀嚼，再从通篇的气氛来掂量，又会发现它颇不一般，笔墨中渗出一一种闲雅不群的洒落和自信，越品越能觉出滋味。他的怀人之作除极个

名人笔下的周作人
周作人笔下的名人

别外,大多也是粗看笔墨干涩,了无色彩情致,只是简简单单介绍一番亲历的旧事,也便完事大吉。那种生离死别令人痛不欲生的场面,似乎对他毫无影响,激不起他一点笔底和内心的波澜。可是,读多了,读熟了他的语句声调,就容易感觉出他的心境的变化了。这不奇怪,恰如钱钟书先生说的:“西方有句谚语:‘黑夜里,各色的猫一般灰’……正像人黑夜看猫,猫白昼看事物,西洋批评家看五光十色的中国旧诗都是灰色诗歌。”(《中国诗与中国画》)何以故?只因不熟悉,只辨得出最外部的特征,就像我们最初见到外国人时只觉得他们是清一色的高鼻子一样。一旦熟了,就有了《竹窗随笔》中论禅宗问答的境界:“譬之二同邑人,千里久别,忽然邂逅,相对作乡语隐语,旁人听之,无义无味。”这就是读者和作者之间有了一定的知,达成了某种默契。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需要这样一个渐入佳境的默契过程的,那些甜腻华美人见人爱的文章决无这类麻烦。但有这类麻烦者又未必是坏事,其好处,即在于耐读。

日前翻阅新买得的辛丰年先生的小书《钢琴文化 300 年》,其中一节,深得吾心,恰可与上文相照应,特抄录于下:

……一见倾心的一些乐器反令人听多必腻,音色越是艳丽(如竖琴)的,也越叫人腻味得快。而凡姿的钢琴反而是不会令人生厌的音色。波兰出生的琴人霍夫曼在其《论钢琴演奏》中如是说:“它之所以被认为是最高雅的乐器,是否正因其不太感人呢?”“这种高雅使它最为耐听”。

说得真好! 将这话移用于知堂回忆文,不也是音乐与文学内

里相通的一个明证吗？

其实在知堂回忆文中，内心的情感火焰还是在燃烧着的。譬如忆李大钊之死，他与钱玄同、沈尹默等人向烈士之子透露噩耗时，那种痛苦、为难和不忍，深埋在平淡的文字中，令人读之怆然惘然。与李大钊一同被害的有北大女生张挹兰，周作人认识她的兄弟张君，他这样写事后的情景：

……每看见张君，常觉得难过，想安慰一两句话，可是想不出话来，觉得还不如不说好，所以始终不曾提及一个字，虽然在那一年内遇见的次数并不少。

从字面看，全部是平平淡淡的字词，决无此类题材作品所常见的“挤感情”的痕迹，甚至也没有一丝抒情的色彩；但读下来却感到鼻子酸酸的，有一种深切难言的人情美。这就是本色文章的魅力了。

对于这种魅力我们是不陌生的。在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里，就有他和柔石相互扶持走在路上的描写：柔石担心他“被汽车或电车撞死”，他则为柔石的深度近视又要照顾别人而担心，“大家都仓皇失措的愁一路”。在朱自清的名文《背影》中，写父亲因儿子出门在外而表现出的小心、拙讷、迟钝和殷勤，也用了同样平实而感人的笔调。它们与上述知堂回忆文在审美特性上，是十分切近的。这当然是因为内容使然。而周作人在各种回忆文中，则大都采用这种朴拙的写法。这是他独有的风格。

与此相应的，是他的回忆文还常用同样平实淡泊的笔墨展示一种不动声色的幽默，读之令人忍俊不禁。这也使他的文章更显得耐读。

名人笔下的周作人
周作人笔下的名人

知堂回忆文的艺术风格,与他的观念是分不开的。他不认为文章应写得情感起伏抑扬;他觉得强烈的情感是内在的,因而也是表达不好的,文章的理想境界是禅,是个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境界。而他之所以追求这样的境界,又与他对文章价值的认识相一致。他不想以文章去打动人,更不想被人所打动。除了为保留史料价值而写(阅读则为“多知道些事情”)之外,在他看来,文章的另一个极重要的价值便是使同道者、能会心一笑者得到一种相互的慰藉。《有岛武郎》的收尾最能说明这一点,让我们抄在这里吧:

有岛君死了,这实在是可惜而可念的事情。日本文坛边的“海乙那”(Hyaena)将到他的墓上去夜叫罢,“热风”又将吹来罢,这于故人却都已经没有什么关系。其实在人世的大沙漠上,什么都会遇见,我们只望见远远近近几个同行者,才略免掉寂寞与虚空罢了。

在本书编选过程中,因发现选收的周作人文章有两个较为集中的题目,即回忆鲁迅和回忆北大旧人,所以将他的作品分为三辑,上述两题各一辑,其他为一辑。而回忆周作人的文章则不再分辑,但为便于读者起见,有些话题较为接近,可互作映证的,便摆到了一起。编选工作的疏漏之处,还望行家和读者们多加指正。

刘绪源

1997年元月8日,于上海小木桥畔

内容提要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涌现过一批有影响的文化名人，他们或思想睿智而行为怪异，或才情横溢却品行不贞，独特的人文性格和复杂的人生经历成为启迪和警示后人的一部大书。本书为周作人卷，共62篇，由废名、林语堂、梁实秋等回忆周作人的文字和周作人回忆章太炎、鲁迅、钱玄同、戴望舒等的文字两大部分组成。内容涉及周作人等众多名人的家世生平、生活癖好、道德品性、治学交友及他们对中外文化的不同见解。全书集资料性与可读性于一体，有助于读者从不同侧面和视角全面了解周作人，以及他所处的“名人群落”和时代。



目
录

总序	季羨林	1
周作人与回忆文——编者序	刘绪源	1

上篇 名人笔下的周作人

周作人先生	温源宁	3
知堂先生	废名	6
周作人先生	康嗣群	11
记周氏弟兄	林语堂	18
忆周作人先生	梁实秋	21
鲁迅和周作人	周建人	27
关于周作人的一点史料——他与李大钊的一家	贾芝	37

周作人出任华北教育督办伪职的经过	许宝骥 47
关于周作人的二三事	于浩成 53
关于周作人	唐 弢 59
我所知道的周作人	楼适夷 73
有关周作人的几件事	李霖野 76
再谈苦雨斋	张中行 80
回忆知堂	谢兴尧 99
忆知堂老人	任访秋 107
周作人与《秋镫琐记》	周黎庵 114
关于周作人	常 风 120
叶落归根	金性尧 130
八道湾追忆	潘际垆 139
一本书的传奇——一个新闻记者的独白	曹聚仁 144
《知堂回想录》琐忆	罗 孚 151
我和知堂老人的一段交往	谢蔚明 157
因同嗜“黄学”而识知堂	郑子瑜 160
晚年的周作人	文洁若 166
周启明译古希腊戏剧	罗念生 191
忆知堂老人	邓云乡 196
回忆周作人先生	常任侠 202

下篇 周作人笔下的名人

关于鲁迅	207
关于鲁迅之二	216

秋瑾与鲁迅	225
辛亥革命时的鲁迅	227
复辟前后琐忆	239
《唐宋诗醇》与鲁迅旧诗	243
鲁迅与英文	246
鲁迅与周瘦鹃	247
鲁迅的别号	249
鲁迅的编辑工作	251
关于鲁迅三数事	254
记太炎先生学梵文事	258
章太炎的法律	262
章太炎的弟子	264
钱玄同与章氏丛书	266
章太炎与国民党	268
爱罗先珂君	270
成舍我与刘半农	277
孙伏园与副刊	279
郁达夫的书简	281
许地山的旧话	285
凌叔华的几封信	289
怀废名	294
卢冀野	300
武者先生和我	302
岛崎藤村先生	306

侯堂与陈师曾	309
纪念寿石工	311
吴稚晖与朱家骅	313
陈仪的下场	315
纪念戴望舒君	317
三沈二马	319
北大感旧录	328
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	366
刘半农与礼拜六派	384

上
篇

名人笔下的周作人

